

6666

徐州“古树名木天团” 每一棵都是“活着的文物”

本报记者 魏欣

青砖黛瓦间,170余年树龄的银杏树虬枝探出院墙,与徐州户部山的古建勾勒出诗意画卷;苏公塔旁,600多岁古槐浓荫蔽日,斑驳树影里藏着城市的沧桑记忆……在徐州,6666株古树名木如同“活着的文物”,深深扎根于这座拥有2500年建城史的土壤,既是城市的生态地标,更是承载文脉的文化图腾。



户部山郑家大院内170余年树龄的银杏树,如今是汉服爱好者的“打卡圣地”。本版图片为资料图

独一无二的“绿色遗产”

徐州的古树资源总量连续多年位居江苏前列。截至2025年5月,全市已登记古树名木6666株,其中5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43株、千

年以上的“树中寿星”14株,还形成了23个特色古树群,构成独一无二的“绿色遗产库”。

邳州港上镇曹楼村的“观音银杏”堪称徐州“树王”,自西汉元寿年间随三官庙栽种,树龄约2020年,静静见证了从两汉至今的时代变迁;泉山森林公园的木瓜群平均树龄307岁,是华东地区罕见的原生乡土树种群落;九里办事处李屯村的千年古槐、云龙山大士岩的940多岁侧柏,则在市区街巷间守护着古城的烟火记忆。

从428株银杏到侧柏、国槐等乡土树种,徐州古树多为原生品种——它们不仅拥有适应本地气候的强大生命力,更承载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基因:石榴树见证民俗传承,柿树关联农耕记忆,古槐寄托百姓对历史的敬畏,共同构成“树以载史”的独特城市景观。

每棵树都是一段城市记忆

徐州的古树从不孤单,它们与历史建筑、名人轶事交织,织就鲜活的城市记忆档案。

徐州户部山民俗博物馆郑家大院内的银杏树,相传为清代私塾先生所植,如今是汉服爱好者的“打卡圣地”。每到花期,粉白花瓣飘落在青石板路上,与雕花窗棂相映成趣,定格下“春花伴古建”的雅致场景。苏公塔下的古槐更具传奇色彩,抗战时期曾为地下交通员提供掩护,树身斑驳的纹路里,仿佛刻着烽火岁月的密码。

徐州一中校园里的125岁木瓜树,承载着一段温暖的家族传承:清末安徽籍书生赶考归来后栽下此树,1998年,张家老人将树托付给学校,如今它在琅琅书声中年年挂果,成为连接校园文化与民间记忆的温情纽带。

让古树走向下一个千年

“古树保护不是简单的养护,而是生态与文化的双重传承。”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。2025年,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正式实施,以法治力量筑牢古树保护防线;政府设立专项投入,用于古树复壮、日常养护管理等工作,形成“制度+资金”的双重保障体系。

数字化技术为每株古树配上了“电子身份证”——全市建立“一树一档”智慧管理系统,实时记录树龄、生长数据、病虫害防治情况等信息,林业专家通过后台监测即可实现远程“问诊”。在新沂市,一株600年树龄的银杏曾因根系缺氧濒临枯萎,技术人员采用深翻换土、设置透气通水管等科学措施,仅用3个月便让古树重焕生机;丰县魏堂村的古槐则探索出“政府主导+专业指导+村民参与”的管护模式,发动群众参与日常管护,让古树成为村民共同守护的“乡愁符号”。

如今,徐州正推动古树名木与历史街区、文物保护单位协同发展,打造“树+文”融合景观带:云龙山古柏与大士岩寺联动保护,户部山古树与明清建筑共同构成文化街区核心IP,让古树从“单独的景观”升级为“文化集群的核心”。中国文物学会理事周学鹰评价:“徐州的实践,为老工业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平衡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,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样本。”

秋风吹过,银杏古树的金叶簌簌落下,既是对过往岁月的回望,也是对未来的期许。这些扎根彭城大地的“绿色长者”,在守护历史中见证城市发展,在传承文脉中指引未来方向,成为徐州“相生永续”城市理念的生动注脚。



云龙山大士岩940多岁的侧柏。



一中125岁的木瓜树。白马寺村1500多岁的古银杏树。